

罗斯福和他钟爱的女性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朱 磊 / 著
卢小滔



K837.127

Z852

罗斯福
与他的
夫人·情人

779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034684

(京)新登字 17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罗斯福和他钟爱的女性/朱磊,卢小滔著. 一版.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6

ISBN 7-80105-270-6

I. 罗… I. ①朱…②卢… II. 罗斯福, F. D. —生平事迹 IV . K837.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8502 号

罗斯福和他钟爱的女性

朱 磊
卢小滔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保定市清城平原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大 32 开 11.5 印张 240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册

ISBN 7-80105-270-6/K · 24 定价:12.80 元

纪念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罗斯福逝世五十周年

内容提要

本书写了罗斯福夫妇从相爱、结婚到生育 5 个子女后的婚姻危机，让读者领略这对独特的配偶、独特的家庭中所发生的欢乐与痛楚……

感情与信念的矛盾、权力与婚姻的妥协与绝不妥协，埃莉诺由妻子变成为丈夫的政治伙伴、事业上的助手；却再也不能依从背叛感情后的任何亲近。

埃莉诺夫人排斥和嫉妒最初出现的“第三者”，却容忍和接受另一位女秘书留在丈夫身边成为“代理夫人”。

通过本书不仅可以了解罗斯福的家庭和感情世界，还可以看到 30 年代初美国经济大萧条中罗斯福总统力挽狂澜，实施新政的功绩；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罗斯福 4 个儿子均开赴战场；第一夫人远渡南太平洋去劳军；罗斯福总统作为盟军的“巨头”之一所起的领导作用；他以带病之身征程几万里参加重要的巨头会议……

在胜利前夕——1945 年 4 月 15 日，他倒下了！他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功臣！

1995 年是二战胜利 50 周年，也是罗斯福总统逝世 50 周年。仅以此书，献给他的在天之灵！

目 录

序言

一	爱情和权力.....	(1)
二	总统家庭的孤女	(11)
三	爱你，带着犹豫	(19)
四	难谐和	(35)
五	“你的露西”	(47)
六	重圆的镜子	(64)
七	政治伙伴	(70)
八	劫难出真情	(75)
九	罗斯福的三重奏	(88)
十	明码交易	(96)
十一	对峙着两座别墅.....	(101)
十二	和谁分享光荣的时刻?	(107)
十三	新政不是空头支票.....	(114)
十四	第一夫人.....	(123)
十五	总统的“家庭作业”	(135)
十六	白宫的客人.....	(142)
十七	走出困境.....	(153)
十八	一只可怜的小飞蛾.....	(164)
十九	等待召唤.....	(182)

二十	流亡的贵宾·····	(185)
二十一	两巨头海上重逢·····	(195)
二十二	忆童年·····	(205)
二十三	唔，这就是战争！·····	(213)
二十四	父子情之一·····	(228)
二十五	父子情之二·····	(235)
二十六	父子情之三·····	(247)
二十七	父子情之四·····	(251)
二十八	这是大出风头吗？·····	(257)
二十九	最后一个圣诞节·····	(261)
三十	征程万里·····	(265)
三十一	历史的一刹那·····	(273)
三十二	告别白宫·····	(280)
[后记] ·····		(287)
〔附录一〕德黑兰“三角” ·····		(292)
〔附录二〕黎娃迪亚宫 ·····		(313)

一 爱情和权力

埃莉诺·罗斯福在英国学校时，美国国内发生了麦金莱总统遇刺身亡事件，西奥多伯伯以副总统身份按宪法规定，继任总统。这个消息引起在埃莉诺周围的人的极大兴趣。要好的朋友，热心的教师都好奇地追问：西奥多总统是你的保护人？你回国后会住进白宫吗？总统对你疼爱吗……

埃莉诺红着脸儿，沉默地微笑着，不知所答。她从来没有说过和西奥多伯伯的关系，人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她知道自己在那个富有、显赫家庭里是一个“贫穷”的孤儿。她从来没有任何奢望享受荣耀。随着她的成长和所受的教育，她认识到一个人的价值要看本人对社会的作用。家庭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无非是人身上的奢侈的装饰品。女人脸上的脂粉总也掩饰不了缺陷。她从来不喜欢化妆品。她也没感到总统伯伯对她有任何意义。

在离开英国的归途中，她在想伊迪丝伯母的来信，邀请她回国后径直住进白宫，那里已为她准备了一个房间。信中特别叮嘱她：这是伯伯的意见。

她钦佩西奥多伯伯在国内的改革精神，主张建立廉洁的政府，主持社会正义——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公正。她也喜欢伊迪丝伯母的温和、爽朗。在那个家庭有一种欢乐、松快的友好气氛，与自己原来父母的家和现在外婆的家相比，象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是，一想到艾丽丝堂姐，想到那里的社交场合，她就发怵了。她决定还是先回到蒂沃利庄园外婆的家。

那正是1902年的夏天。她坐在沿着赫德森河流域疾驰的火车上，“未来”在她面前跳跃着缤纷的色彩。知识给了她飞翔的

力量，她再也不会把自己囚在那个寂寞的庄园，跟顽固保守的外婆一起混日子。她要照顾霍尔弟弟，她要回到纽约去住，投入纽约的社会活动中去。

突然，一个英俊、潇洒、高大的青年停在她面前：

“埃莉诺，还认识我么？”

她诧异地仰起头问：“你是谁？”

“难道忘记了？堂兄富兰克林·罗斯福。”

“堂兄！对不起。我真没有想到，也没有看出来。你长得更高了！”

埃莉诺脸微微地红了。

“你也长高了，高了很多。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你。听说你去英国上学。”

“我已经结束了三年的学习，现在回外婆家。”

富兰克林眼前的这位文静的姑娘，带着英国女学生的优雅风度，目光、神态中再也看不出当年第一次见到的那种局促不安、拘谨胆怯。

1898年西奥多伯伯任纽约州州长后，在官邸举行圣诞晚会，家庭、亲友中的年轻人都被邀请去了。埃莉诺好象是第一次在盛大的宴会上露面，若有所思地坐在一个角落，完全没有一般十四五岁少女的活泼、欢朗。她的衣着也显得十分暗淡，好象在遭到冷遇。快活的富兰克林发现了她，热情地邀请这位小妹妹跳舞。埃莉诺欣喜若惊，自己真象灰姑娘，可又没有灰姑娘那么美丽，竟和晚会上最漂亮的王子翩翩起舞了，引起在场姑娘们的注意。艾丽丝堂姐竟嫉妒地嘲笑起来：“丑小丫真变成了天鹅！”

埃莉诺什么也没听见，心里充满了对这位堂兄的感激，一舞难忘，会铭记终生。

4年过去了。

此刻，他们再度相逢。

两个人的回忆可能交汇到一起了……

他们相视而笑。

富兰克林以梦幻的目光望着那飘洒的金色长发，那闪着智慧、思索的沉静目光，第二次发出邀请：

“你外婆的蒂沃利庄园离我家海德公园村只有几里路。我们是远亲加近邻，可以常常往来了。你高兴我去拜访你吗？”

她笑笑，点点头。

“我母亲就在前面车厢里，一起去看看她，好吗？”

富兰克林的父亲去世一年半了。母亲萨拉夫人还穿着黑色的孝服，戴着黑面纱，显示出贵妇人的端庄、淑雅。这是一位百万富翁的继承人。萨拉的父亲在19世纪中叶跟随英国人，在中国上海经营鸦片生意。罂粟花的毒汁、中国人的膏脂……变成了百万富翁世代的豪华。萨拉带来130万美元的妆奁。年高的丈夫死时，她只有46岁，全部精力、感情放在唯一的儿子身上了。

富兰克林入哈佛大学后，她迁到波士顿去住，租了一大套房子，儿子可以随时回来，带同学来举行晚会。母亲的倔强性格，总想要象控制丈夫那样控制儿子。儿子深深地爱母亲、体贴母亲、需要母亲，但他绝不作羔羊。他掌握了一套驾驭母亲的手法，只有在符合自己的心意时，才服从她；如不合己意，就听而不闻，自行其是。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绝不顶撞妈妈，不做违忤、激怒妈妈的儿子。

这种作风一直延续下来，作了丈夫、作了父亲、作了总统、作了祖父。他从不向妈妈提任何要求，但妈妈总是按时、按他的实际需要接济他。在他当了美国总统以后，母亲仍然是他的

“老财东”。

萨拉坐在列车上，她和儿子一起从波士顿回海德公园村度暑假。车快到纽约时，只见儿子领来一位苗条、顾长、稳重的姑娘。

“西奥多的侄女埃莉诺！妈妈。”

热情地握手、寒暄、询问；邀请到海德公园村来作客。

夏天是万物生长最快的季节。

远亲加近邻的堂兄妹往来在赫德森河沿岸，散步、谈天、游泳。在谈天中，堂妹丰富的历史知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精辟的见解，令富兰克林倾慕。

她和艾丽丝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女性，也是同一阶层的妇女中罕见的姑娘。她带着无限热情和憧憬，朴素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她已找到了自己一生奔赴的途径，为不幸的人，如黑人、贫苦人、犹太人、妇女，争取公道的待遇。

在一个18岁姑娘的脑子里怎么会孕育了这些严肃的问题？好象西奥多的改革方案，早在她的遐思之中了。她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女性。在这一点上深深地吸引着他。他们有了很多的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他始终没有吐露自己的想法——走西奥多的路：议员、州长、副总统、总统。这个大胆的近似狂妄的想法，会引起别人的讪笑。这是虚荣？野心？还是一个青年人应有的伟大抱负？她若了解这一点，会有怎样的想法？他摸不准，只含含糊糊地说：在哈佛大学再多留一年，考研究院。对担当《红色哈佛报》的主编颇有兴趣。至于将来，先当个律师吧……

萨拉发现儿子和埃莉诺的往来过于频繁了，便对儿子发出劝诫和警告：

“你崇拜西奥多，想和他家联姻，我是赞同的。艾丽丝，那才是一位真正的美丽公主，和你十分般配。她不是多次邀请你赴节日宴会、舞会吗？好象还有过书信往来。为什么最近很少往来了，她拒绝了你？我想不会的。华盛顿、纽约的社交界还找不出和你匹敌的年轻对手。埃莉诺是个好姑娘，也很讨人喜欢，只是和你很不般配，不可能幸福。那样，对她更为不幸、不公正。”

妈妈以为可以影响儿子，了解儿子。儿子的婚姻关系到家庭的命运。但是儿子的层层心思怎么能一一公开出来？对自己，某些思想意念也是若隐若现，一闪即逝。最近一个时期，他内心经历了一场从未有过的忐忑、疑虑、恍惚……多少梦境，这是真正的爱情吗？这次感情萌发，是一阵冷寂中的热嘲？这里没有怜悯，再不是4年前了。友情不是爱情。钦敬也不是爱情。政治兴趣更不可能是爱情。但爱情会包含这些。他回想起他接触过的女性，每个都比埃莉诺美丽、漂亮，富有光彩。艾丽丝更是灼人的秀艳。

就在今年元旦，西奥多家庭在白宫为艾丽丝举办初入社交界的盛大宴会。美丽、聪颖、善交际的艾丽丝一出场，几百名男女青年拥向前去，把她团团地围在中心，众星捧月。艾丽丝和大家一一碰杯、谈笑、跳舞……亮丽非凡。在这次宴会上，富兰克林心里产生了一种疏远、一种结束，好象还没有真正开始的结束。

当来宾逐渐散去时，艾丽丝带着未尽的兴奋发现了富兰克林：

“哈罗，富兰克，你还没有为我敬酒！来！碰杯！怎么，你好

象不大高兴?”

富兰克林举起酒杯：“祝堂妹快乐！幸福！”

艾丽丝举着杯子，歪着头瞅着她的这位漂亮的远亲：“你没有回答我，参加今天这个宴会，高兴吗？”

富兰克林仰脖一口喝下最后一大杯甜葡萄酒，笑了：“今天，在这样一个为公主举办的宴会上，谁能不高兴！”

艾丽丝把酒杯猛地一放，冷冷地说：“你这不是和艾丽丝谈话！你在搞外交辞令！”她飘然离去。

在生活中有的人或者说大多数人终生当配角，也不会感到有什么不恰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可不是甘当配角的人。

艾丽丝当面无礼的发火，富兰克林感到从未有过的激愤！过去两年多来，他早已察着到这位公主随心所欲、任性、骄傲、支配一切的性格，很有点近似自己的母亲。母亲是无法选择的。母亲有她们那个时代、那个家庭和贵族教育的影响。艾丽丝如此近似上一代的妇女。她是西奥多的亡妻留下的唯一女儿，受父亲宠爱、娇惯，却没有受到近代的完好教育。

艾丽丝喜欢富兰克林的风采、谈吐、哈佛人的气派。当她就这样公开地赞扬，富兰克林很不好意思。对这位公主，他始终采取了若即若离的态度。过度密切是件危险的事情，密切了又疏远，会影响到和西奥多的关系。在那次宴会上不欢而散后，富兰克林的心情一直不平静，他珍惜出入白宫的机会。失去公主，不足惜；对西奥多的关系，在他是至关重要的。他不是要靠总统援引，而是想熟悉那个上层的关系。

他仰慕远亲西奥多·罗斯福。在格罗顿中学，他第一次听了新任命的海军部助理部长西奥多来学校做报告，专谈纽约警察和歹徒斗争的故事。给他留下了一个机智勇敢、演说家的形象。

不久，听说西奥多辞去助理部长的职务，不愿坐在华盛顿海军部观察美西战争（美国与占领古巴的西班牙交战），他自己集资组织了志愿骑兵团——有他志同道合的勇士，也有招募来自西部的牛仔，投入战争。他率领骑兵团，冒着枪林弹雨冲上了古巴的圣胡安山，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西奥多成了闻名全国的战斗英雄。纽约州选他当了州长。富兰克林和父母一起到奥尔巴尼（纽约州的首府）参加了西奥多的就职典礼。

富兰克林中学毕业那年，西奥多以副总统身份又到格罗顿中学作过一次演说，最后一段给富兰克林留下极深印象，并烛照着他未来的行程。

“如果一个人具有勇气、品德和才智，他可能完成的伟大工作将是无可限量的。这样的人，才是当今政治上所需要的人才。”

西奥多的姐姐拜伊，每年为罗斯福家族的青年人举行节假日的宴会、舞会、郊游，都邀请富兰克林参加。西奥多的业余兴趣之一，是带着自家的小孩和堂兄弟、朋友的子弟组成杂牌军举行越野障碍赛跑，最后在森林中点起篝火野餐，讲鬼怪故事。这是西奥多青年时代军旅生活的余波。西奥多的朗诵也很吸引人，但更令富兰克林动心的还是西奥多蒸蒸日上的政绩。他跟踪着这条通向白宫的轨迹。哈佛大学的教育、罗斯福家族传统的教养、个人素质，自觉的追求……

西奥多走上总统位置，没有因袭旧习——看大企业家的脸色行事，施行了进步纲领，对工人补偿，提高黑人地位，制定了一套缓和国内矛盾的立法和有利国民的较公正的政策。西奥多成了美国历史上的改革家，以恢复美国元勋所制订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为己任。这些措施，对正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富兰克林和很多进步青年引起了震动性的共鸣。富兰克林渴望密切同西奥多总统的关系，更多地接触他……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旅途中与埃莉诺相逢了。

富兰克林深知西奥多是埃莉诺的保护人，疼爱埃莉诺象自己女儿一般。他看到一个可以替代艾丽丝的人。几乎从第一眼认出埃莉诺时，他惊讶地发现这位堂妹的变化，预感到有了另一个希望——接近这位出落不凡、具有风度、知识、谦和、高贵又平易的姑娘。

萨拉夫人因为劝阻儿子无效，提出带儿子出国旅游，让儿子到国外去工作。这些只不过拖延一些时间。富兰克林也愿以时间缓和妈妈的反对情绪；同时也考验自己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如何赢得埃莉诺的信任。她可是一位冷静的姑娘，绝不会放纵自己的感情。最近频繁接触，始终是堂兄妹间的友好往来。

埃莉诺回到外婆的庄园，一种荒漠和孤独的气氛袭来。弟弟小霍尔已经住进格罗顿中学。黑姆妈在她去英国后也离去了。外婆和那个酗酒的舅舅在庄园里度着毫无变化的日子。此时此地，出现了充满活力欢快的堂兄富兰克林，和她打网球，教她游泳，同她散步聊天，请她到海德公园村去作客……

她感到意外的喜悦。她领会着与学校女友有所不同的一种兴奋。

一个新的梦境出现了。白日储存下的一个异样的目光、一句幽默的双关语、带着调皮的惹人喜欢的笑容，引起多少思绪，不宁的思绪。不，不。这只是他又一次的“仁慈”，同情这古老庄园里寂寞的堂妹。这样一个漂亮风采的哈佛人，不知吸引了多少姑娘。

拜伊姑姑来信早就说过，富兰克林与艾丽丝的往来，艾丽丝对这位堂兄颇有好感云云。他俩倒是合适的一对。可是，富

兰克林在谈话中，从未提及她，为了什么？可以问他吗？不，不。不可以问人家不愿谈的事情。等他自己谈吧。

.....

埃莉诺到华盛顿看望伯伯、伯母，在白宫住了两天。艾丽丝十分热情地欢迎这位从英国归来的堂妹。她们谈着女孩子间的故事，在讲到富兰克林时，堂姐带着鄙夷的口吻说：

“海德公园村罗斯福家族的人都是庸才。出了一个《红色哈佛报》主编就自以为了不起，端起架子了，他很久不来白宫了。”

埃莉诺听出怨恨的情绪，窥察到堂姐对富兰克林还有着情意。她谨慎地来转换话题。艾丽丝却还没有说痛快：

“富兰克林是个轻浮的男子。听说和他表妹罗宾丝要好一阵子；还有一个玛丽小姐；另一个弗朗西丝小姐；在哈佛大学和两位来自波士顿的姑娘也打得火热。他真是一个风情高手！这些姑娘好象和他不断地往来。当然，他也就没有时间来白宫作客了。”

这些真真假假、有名有姓的信息，对埃莉诺起了极大的清醒、镇静作用。

她回到蒂沃利庄园的第二天，富兰克林来看她，问她：

“在白宫玩的高兴吗？艾丽丝对你好吗？”

埃丽丝含笑，没有正面回答他，却反问了一句：

“你很久没去白宫了？”

“你怎么问起这个问题？”

艾丽丝在等待你！”

富兰克林脸微微泛红，沉默半晌才说：

“艾丽丝象刺人的光束，耀眼、灼人。在她面前，让你睁不开眼睛。你喜欢她吗？”

“你在西奥多伯伯面前能睁开眼睛吗？”她又反问了一句。

“很不相同。那是两代人的关系。在他面前，我是后生，晚辈，完全可以洗耳恭听他说的一切。但是，我不能在艾丽丝面前当一名唯命是从的人！”

“那么，你是希望别人在你面前唯命是从？”

“不。不是这样。应当彼此友爱、相互尊重、和谐、相知。”

“哦，想不到堂兄竟是一位严肃的理想主义者！”

这很不象埃莉诺平常的语气。富兰克林注意地望着她，发生了什么事？他没有启问，此刻不可能得到回答。前面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消失的和发生的，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这一切。

.....

假日过去了。

埃莉诺离开了蒂沃利庄园，到纽约住进西 37 街的一幢房子。她参加了新成立的少年联盟。她被派到东南区的安置区贫民窟，教小孩跳舞、健美操。她还参加了消费者联盟，并被派到人造花和人造羽毛工厂，调查劳动保护和工作条件。这次，她才真正接触到社会底层。爬上那黝黑的楼梯，污浊的气息迎面扑来；走进所谓的作坊间，她看到一个又一个十一、二岁骨瘦如柴的童工，他们有的大喘着气在拼命地干活。作父母亲的人如果有生活的路子，怎能忍心把孩子送到这里？她心里出现一个念头：拉西奥多伯伯来看看这情景。美国总统倡导改革又高高在上，距离这低低的底层恰如天渊，又怎能解决这些问题？掌权人不管这些事，掌权又为了什么？

她专门去白宫见伯伯。西奥多听了她的叙述，朗朗地出声大笑：“埃莉诺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实例。在国会检查《童工法》实施情形时，我在讲话中会讲这些例子。不但我要去看看，还要请国会的老爷们也去看看。亲爱的埃莉诺，你的工作，对你的一生都是有意义的。”